

忆大羽老师

□南京 康志东

几天前去看望陈显铭老师(陈大羽先生之子,南京艺术学院教授),他告诉我《大学书法》拟出一期其父陈大羽先生的专刊,让我写一篇与大羽老师的交往琐记。回想起来,认识陈大羽先生是31年前的事了,他离开我们已近22年。然而,一切恍如昨日,往事历历在目。

第一次见到大羽老师,是1992年初夏的一天,那时我在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宣传办公室当主任。那天大羽老师、张杰、赵绪成等9位书画艺术家来我们学院军民共建,开展送书画到军校活动。大羽老师健壮的身躯,敦厚慈祥而有特点的面庞令我印象深刻。他虽年过八旬,一头白发,却精神亢奋,说话声如洪钟,老当益壮。

由于我从小喜爱写字画画,自认识大羽老师后,便萌生拜师的念头。不久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大羽老师家,大羽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我坐定后便冒昧地说出想跟他学画画的心愿。起初以为大羽老师会嫌弃我基础差,没想到他爽快地说:“爱好画画是好事,你在部队院校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也离不开写写画画,我乐意交你这个穿军装的朋友。”从那以后,我学画画逐步走上了正轨,平时一有空就去大羽老师那儿学画

画,星期天基本都在他家度过。大羽老师见我学画比较认真,也时常给予鼓励。老师赠给我的第一幅字是“天道酬勤”,要求我不怕吃苦,多写多画,多读书,多看名作,多看画展,多观察大自然。大羽老师不仅让我观摩他作画写字,有时还让我动笔,而后指点修改。此外,大羽老师还经常给我布置作业,每隔一段时间,让我将他的一批画作带回家临摹,作业完成后再将原作和临摹画稿一并带去,他一点评。大羽老师常常告诫我,要多临摹、多写生、要练眼、练手、练心,学会取舍,心领神会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大羽老师不仅把我当成学生,也把我当成子女和家人。有时他休息,就让我收拾画室,他作画写字,就让我给他磨墨洗砚。他需要我帮忙就直接吩咐或写条子托人捎给我。一天,我接到大羽老师的电话,第二天上午我便去省级机关医院接他出院。到家后,他径直走进画室,抽出一张四尺宣纸,让我裁成横幅对开,我说:“您刚出院,好好休息几天再画画写字。”大羽老师没有理睬,折好纸开始写字,一口气写了四首韦应物的诗,落款“志东贤弟惠存”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老师是写给我的,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,只是连声道:“谢谢老师!

谢谢老师!”从心底里感到老师是个性情中人。回想起来,那天老师真的动情了。

大羽老师正直磊落,喜悦之时爽朗的笑声使人振奋,若心有不平之事便露情于色。他真诚、豪爽、仁厚的性格表现在作品中,便是一种强烈、雄健、流畅、苍厚的艺术风貌;表现在生活中,是豁达、洒脱、乐于助人。有一件事至今令我难忘。有一天,一位来自安徽推销宣纸的姑娘,找到大羽老师家,让他买几刀宣纸,大羽老师试笔后便买下两刀。这位姑娘说,自己是个下岗工人,曾在一家工厂上班,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三个手指。大羽老师见她是个残疾人,顿起侧隐之心,付给姑娘宣纸钱后又让她稍等片刻。接着,大羽老师很认真地画了一幅兰花送给姑娘,并叮嘱道: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。姑娘被大羽老师的善举所感动,深深鞠了一躬。站在一旁的我看到这一幕,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欣然受命,写下对大羽老师的点滴回忆,远远不足以表达对老师的敬意。收笔之处,蓦然回首,才发现那是对自己一段成长岁月的追忆,而在这样的回忆中,更深深感到大羽先生不仅仅是恩师,更是见证我成长的长辈和家人。

糖三角

□河北邢台 米丽宏

糖三角,在往昔,是一种珍贵的面食,过年或者逢嫁娶筑房的大事,才会蒸上几锅。

糖为芯儿,三角为形。糖三角这个名儿,真是形神兼备。其实,那棱角分明、憋气墩墩的三个角,委实代表不了糖三角的魅力,充其量算是一本甜美之书的前言或导读吧。贫穷年代的孩子以及嗜甜无度的人们,心念所系的,是三角攒聚的那一窠“糖心”。糖三角的高潮在那里,主题也在那里;底蕴在那里,升华也在那里。

当然,一口咬去一个角,是非常棒的面食饕餮体验。然而,面对糖三角,心里总会有一种暗暗的期望——更美的滋味还没品,更大的快乐在后头。吃,因此饱了探索和向往意味。

糖三角不同于包子,里面馅

儿,外面皮儿,“皮薄馅大”方为上品。糖三角的芯儿和皮儿平分秋色,甚至那一小窝糖液,只是画龙点睛。几口过后,妍红的糖液露出端倪,淡淡的糖香溢出一。掰开看,一汪赤红深沉的糖液静静泊在那,一眼看不透的浓丽潋滟,似华彩乐章不期然出现。“吱”一声,吸进口,任由糖液抵达舌面,于口腔内壁的味蕾缓缓浸润,再入喉入胃,呀,真甜哪,身体内外好似响彻一派华美旖旎的天籁。

长在北方的我,小时候吃甘蔗不多,但从糖三角的糖液里,品咂到的那种天然的糖之香,就如甘蔗的原味吧。那糖液黏而稠,厚而亮,润而醇,绵而密,浓郁而清美,似有徐徐漫卷田野的风之簌簌,有月白星灿之际的悲欣交集。

吃一枚糖三角的过程,就这样

充满了乐趣性。从吞下“一角”的铺垫,到一口续一口的期盼;从甜意初现,再到糖液缓缓入口,甜透身心,一直甜到忧伤……这时候,手里的糖三角,已然吃去一大半。在面多的地方,掰一块没糖的,去余下的糖窝里蘸些糖汁送入口中。面和糖混合,素朴平淡的面之香与强悍浓郁的糖之甜互相复合、交融、补充,各美其美,又互相成就。在口腔的平行宇宙里,它们各演各的,又捧逗天然。面团的微微弹力与糖液甜蜜的热力,唤做一处。一刹那,舌尖上花开两朵,味蕾里凑成一枝,真是趣味盎然啊。

很多年没吃糖三角了。似乎已经忘记,却又时时想起。儿时糖汁涌流的糖三角,将一种滋味镌入心里,成了永远的念想和美好的记忆。

夕阳下的猫

□上海 方舒

在我六岁时,奶奶不知从哪抱回来了一只小猫。小猫只有奶奶的巴掌大,白肚皮,黄褂子,于是它有了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,阿黄。

阿黄长得极快,没过几个月就褪去了幼猫的神态,变成了桀骜的少年模样,身上的老虎斑也清晰明朗起来。再配上它睥睨淡漠的眼神,很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。奶奶家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加前后两个院子,此时的阿黄已经把这方天地摸透了,便时时刻刻想着去探索外面的天地。我常常找不见它的身影,只有那添了饭又空了的猫食盆让我确定阿黄是记得回家的。

阿黄是很有本事的。有一天放学回到家,奶奶笑眯眯地跟我说,去瞧瞧院子里的阿黄。我走过

去一瞧,又惊又喜。阿黄在同一只硕大的老鼠玩。原来阿黄在外头捉了老鼠,叼回家来,许是想给家里人炫耀一番,竟是一只活的老鼠。奶奶或许是不想扫了阿黄的兴,或是想让我瞧个新鲜,竟让这一猫一鼠在院子里玩了许久。

阿黄并不着急,每次都等老鼠跑开一段距离再扑过去,摁住它,直到老鼠不挣扎了,阿黄再放开爪子,等待老鼠下一次的逃跑。有时老鼠躺在那,许久都一动不动,或是想以此让阿黄放松警惕。看得久了,我逐渐失去兴趣,但是阿黄仍旧乐此不疲地跟它的俘虏玩等待与追逐的游戏,也不知道它哪里来的这么多精力。

阿黄仗着自己的本事也没少干坏事,最出名的是偷邻居家的鱼。

也不知道阿黄是怎么办到的,竟悄悄摸摸地把邻居家养在鱼缸里的大草鱼捞起来了。等邻居顺着那水渍找到奶奶家时,阿黄正在楼梯下面抱着那条鱼准备下嘴呢。为这事,奶奶免不了各种赔礼道歉。

阿黄为了躲避奶奶的责罚,机灵地跑出去避祸了。等我放学后去找它,隔着金色的稻田,望见阿黄卧在墙垣上,低头舔着残留鱼味的瓜子。夕阳落在它身上,连起了稻穗,入目一片明黄。这一幕深深地定格在我记忆中。

现在老屋早已无人居住,门上铁锁斑驳,屋外荒草蔽日,曾经的欢声笑语只剩寂寥的蝉鸣。但我永远难忘那院子里的猫鼠嬉戏,邻里的烟火温情,那是我心中永不倾颓的故乡。

牛牛

□如东 蔡小卫

牛牛快要结婚了,他是我喜欢的孩子。我问他我作为长辈,是给的钱多一点还是恭喜多一点,这个臭小子还挺贪的,说能不能都多一点,我回答可以把小数点往前移一点。他知道我不会这样做的,调皮地笑了又笑。

我和他叔叔联姻时,他5岁,他的发型是桃儿头,萌萌的,寓意吉祥。一双大眼睛,双眼皮,只看见黑珠子不停地转动,不细看还真看不出眼白。五官清秀,咧着嘴巴,牙缝儿很稀,头顶很平,杂技学校看上了想选拔苗子,持续打电话与他家人沟通,长辈们舍不得,听说杂技学校训练辛苦,于是,这件事以拔掉电话线而告终。

牛牛上幼儿园多数是叔叔接送,因此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,我第一次随他叔叔去接他放学就闹出了纪律问题。我们提前半小时到了教室外,孩子们在操场跑步,那是个冬天,个个穿得饱满,胖的瘦的都像墩墩。不一会儿,他看见了我们,就迅速地离开队伍向我们跑来,操场边上有一排栏杆,他一跃而上,轻盈而下,用行动宣布了他是有经验的老手。他咯咯地笑,抱着叔叔的腿询问学校门口的气球摊儿有没有来,露出稀着的牙缝儿,可爱极了。一直专注于喊“一二一”的老师突然无措,对我们做出驱赶蚊虫的手势示意熊孩儿归队,他叔叔想抱他,这个臭小子往地上蹲,屁股往后驮,把整个身体

团起来增加被抱起的难度,他叔叔心一软就放下了,这熊宝抬起头,眼睛弯弯的,牙缝儿里填满得意。

每次住我家都穿我的拖鞋,由于我是大童的脚码。渐渐地鞋底包不住脚后跟了,我都没有在意,有一天,他说,阿姨我穿不下了。我突然间感到时光猛地一迸,不想承认他已长大。岁月从来没有等过谁,也从来没有吝啬展现美好。他毕业后工作后,一年我们也见不到几次,聊天内容已经不是游戏或动漫了,而是工作、人际的复杂性,还只对我一个人敞开心扉,他谈女朋友了。具体我也没有多问,只听他讲,和女朋友哪怕什么都不说,静静地坐一个下午,也感到很幸福。爱情非生活的必须,但是他能得到这样一份奢侈,我祝福他,我这辈子是没有那样的爱情了,看到他拥有,我也满足。

在越发纷繁的世界里,没有血缘的连接,我仍然不容辩说地喜欢这个孩子,大概是因为他积极向上,诚恳少言。他顽皮时是舔棒棒糖的跟屁虫,他理性时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子汉,时时感到点滴的温暖向我流淌,我愿意重建建立这样简单纯粹的社交,尽管瞬息万变。

到底还是牛牛的笑容,是他越长越密的牙缝儿慰藉了我,宽恕别人,放过自己,没有什么烦恼、苦难是永恒的;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他快要结婚了,要成为真正的大人了,我祝愿他自带糖果,揣着所有的甜驾驭未来!

立秋摸瓜

□淮安 金玉梅

立秋了。根据古代传统的四节划分法,以二十四节气中的“四立”作为四季的始点,立秋便是秋季的开始。

小时候,每逢立秋时节,奶奶定会嘱咐父亲:“买一个大西瓜回来呀!”待父亲买回来后,我们一家人围坐桌旁吃西瓜。我边吃边说:“立秋吃西瓜,不生虫,不长疤,肚肚好得呱呱!”

在我们老家淮安,立秋还有一个习俗,那就是摸瓜。去摸瓜的人,大多数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。记得小时候,奶奶告诉我们说:“立秋这天晚上,各家瓜地开放,到瓜地摸瓜,不论摸多少瓜回家,瓜农都不会抓,反而很开心。因为摸回家的瓜,给家里怀孕的女人吃了,象征绵绵瓜瓞,有子孙后代旺盛的寓意。”

那个时候,我们听奶奶这么一说,心里早已兴奋不已,期盼天快点黑。然后约上村子里的小伙伴,去西南角瓜地最多的那儿摸瓜。天黑时,我们一行人,一路边走边笑,来到西瓜地,开始摸瓜。我当时是第一次摸瓜,心里还是有点害

怕,像做贼一样,小心翼翼。我刚伸手去摸瓜时,不知是谁,突然喊一声:“有人来了!”吓得我和其他两个伙伴撒腿就跑。没等我们跑几步,小军“哈哈”大笑起来,我们才知道上当了,又回来继续摸瓜。

不一会儿,我们每人都摸到了三四个瓜。正往回走时,不知谁又喊了一句:“把瓜都给我放下!”吓得我们抱着瓜又跑啊跑!哥哥在身后大笑起来说:“真是胆小鬼,奶奶都说了,今天瓜地开放,没人会抓我们的,你们还跑!”我们说:“主要是大晚上嘛,挺吓人的。”

等我们还没走几步路,瓜农这下真的来了。我们把瓜朝地上一扔,撒腿又要跑。瓜农爷爷开心地大喊:“孩子呀,别跑!这些瓜,就是留给你们摸的,拿去吧!”听瓜农爷爷这么一说,我们才敢回头,抱起瓜,谢过老爷爷,高兴地跑回家了。

现在回想起吃瓜、摸瓜的这一幕,好像就在昨天。立秋吃瓜、摸瓜的习俗,我们一直延续至今。立秋已到但暑气未消,还是祝福一声“夏安”!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5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